

离离原上草

第一部

彭定安 著



万卷出版公司

离离原上草

第一部

彭定安 著



万卷出版公司

© 彭定安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离离原上草 / 彭定安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7. 8

ISBN 978-7-80601-995-5

I. 离…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80221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中心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9mm × 250mm

字数: 1600千字

印 张: 71.5

出版时间: 2007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宏建

装帧设计: 刘萍萍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彭和群 罗立民

版式设计: 刘萍萍

监 印: 陶 冶

ISBN 978-7-80601-995-5

定 价: 60.00元 (全三册)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386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作者
寄语

让昨天成为今日

让时光倒流

让历史重演

让死去的人再活一回

让活着的人也来串演

凡爱我我爱的人

均心怀美好感情

赋予美丽给以祝福

亲爱的人们

你定能知道其中的意义

题

词

^① [仿赫尔曼·麦尔维尔]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

——杜甫：《春日江村二首》

人类历史原本就是一些强大的生活历程的总和。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已过了蔷薇开花季节，
始知道珍爱蔷薇的蓓蕾；
枝头还怒放迟花一朵，
弥补这花的世界的欠缺。

——歌德：《中德四季晨昏杂韵〔第九〕》

须知世事如烟，
哪怕一切刚刚还在眼前；
我因而坠入了
灰线织成的忧愁之网，
“放心吧！世界还有
幸存的法则永恒不变，
循着它，蔷薇和百合
开花繁衍。”

——歌德《中德四季晨昏杂韵〔第十一〕》

^①仿赫尔曼·麦尔维尔。赫氏名著《白鲸》，书前有许多题词，引众多著作；题词成为其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为其点睛部分

我们大家都是
风中落叶——
飘飘摇摇地
纷纷扬扬地
被风刮着，
落向时间之涯……
没有依恃，
没有反抗，
不知飘向何处——
风的落叶……

——[德]雷纳特·施马达拉：《风中落叶》

群峰一片沉寂，
树梢微风敛迹，
林中栖鸟缄默，
稍待你也安息。

——歌德：《浪游者的夜歌》[歌德 1780 年 31 岁时，游图林根森林，登上吉息尔汉山，在山上一小木屋板壁上，用铅笔题写；1813 年歌德 64 岁时，重游斯山，将此题壁诗重描一过；18 年后，歌德时年 82 岁，于生日前夕，再登斯山，面对 51 年前题壁诗，慨然而语：“稍待，你也安息！”语毕，挥泪下山；次年春辞世。]

瞬间啊，你停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

——歌德：《浮士德》第二卷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悉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海底的潮流
悄悄低语，捡拾他的骨头。在他飘上沉下之际
他度过了老年和青春岁月
进入了旋涡。

——T. S. 艾略特：《荒原》

黄昏呵，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
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

——引自一位希腊女诗人〔转引自废名《竹林的故事》〕

Intusetincute〔深入肺腑和深入肌肤〕

——古罗马讽刺诗人波尔斯（34—62）诗句
〔转引自卢梭《忏悔录》〕

不要向我说故事里伟大的名字，
我们年轻的日子便是我们光荣的日子。

——拜伦

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
我攀登你们的最后的阶梯，
为曩昔站立处战栗；
何时青春的光荣才回来呢？
不再回来了，啊，永不再回来！

——雪莱

“枯”“荣”之间的梦想与追求

——序彭定安《离离原上草》

武 斌

彭定安先生的长篇小说，起了一个颇具意境的书名：《离离原上草》，给读者的印象，首先是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然而，这决不是一部男欢女爱浪漫题材的小说，虽然也写到了爱情；这也决不是一部发生在田园风光里的故事，虽然也写到了农村。要了解作者的用意，析解《离离原上草》的书名，关键在于这句古诗的后半句：“一岁一枯荣”。小说讲的就是一个“枯”与“荣”的故事。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欧阳独离已经是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了，他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以及几位年轻人重游鄱阳湖，凭栏远眺，看水天一色，感慨系之，对几位年轻人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离离原上草啊，一岁一枯荣。一年，为一个周期。秋天，草枯萎了。但是根还在。第二年春风吹起，又复苏重生。而我们人类，是百年人生，是杜甫说的“时序百年心”。是几十年，又一代。我们的春风吹又生，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复苏，而且，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深沉的是，春风吹，你们，第二代，“又生”！而且，一代又一代，这样衍生发展下去。

我想，这段话说出了主人公全部的人生感悟，也应该是这部小说的点睛之笔，说出了作者的全部旨趣，也说明了取《离离原上草》这个书名的用意所在。

这部小说从欧阳独离在年轻时代走出鄱阳湖开始，到晚年重回鄱阳湖结束，讲的就是发生在这一个长时段的事情，大体上是从20岁左右到60岁，40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应该是他人生经历的大部分了。那么，他的人生的一大部份是怎样度过的呢？他从家乡走出来，满怀着青春的激情，走进了革命的队伍。后来，来到塞北，在省城的报社做编辑。接下来，他的命运就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制着，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凡有“运动”就会被触及、就会成为“运动”的“对象”，直到“文革”爆发，被遣送到边远的塞外小村庄，流徙十年。“文革”后，回到省城，到社会

科学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担任了院领导职务,又是十年。退休后,回到老家,与友人同游鄱阳湖,回首往事,感慨人生,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古诗作为他人人生感悟的概括。因为在他这一生中,确实是行走一条“枯”与“荣”相间的小路上,几经挫折,几经打击,几经风雨,然而,在欧阳独离的心里,始终保持着一一种不屈不挠的、百折不回的、顽强奋进的生命力,始终带着自己青年时代确定的人生理想的追求。虽然总有“枯萎”的季节,然而,一旦春风吹来,便又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并把这种生命力转化为创造力,转化为自己事业的成就。

《离离原上草》讲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的故事。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48年至1988年间。其实,故事中并不仅仅一个欧阳独离,还有在他周围的以及相关或不相关的许多的人,是在讲一群知识分子的故事,可以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如果自“五四”以来算起,应该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代吧。他们是在“五四”精神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接受科学与民主的先进理念,向往光明,追求革命,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忧国忧民”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基本的思想特征。他们也随着国家民族的命运的跌宕起伏而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这期间,有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反右”斗争,有几次大的文艺批判,最后是十年之久的漫长的“文革”。他们的思想不断地被“改造”,他们的人格不断地被“重塑”,他们的工作不断地被“变换”,他们的心灵不断地被“冲击”。然而,他们始终能够“春风吹又生”,保持着自己的基本信念、理想和梦想。而到邓小平宣布“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那些几度“枯萎”的“原上草”们,又都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和创造的活力,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代里,挑起了重建的重担。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成为骨干和中坚的力量。所以,所谓“枯”与“荣”,并不仅仅是小说的主人公欧阳独离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而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和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映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了国家民族在这几十年里风云变幻的历程和巨大的变迁,是一幅包含着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内容的“长卷”。

这样,“枯”与“荣”就不仅仅是对个人和一个群体命运的概括,而是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含义。我以为,这也是作者的一种历史观,是相信人类社会文明总是在进步发展的这样一种对待社会历史的基本看法。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在作者看来,简单地概括这种相似之处,就是“枯”与“荣”之间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由此社会就进步了、前进了。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书中引歌德的诗说:

须知世事如烟,
哪怕一切刚刚还在眼前;
我因而堕入了
灰线织成的忧愁之网,

“放心吧！世界还有
幸存的法则永恒不变，
循着它，蔷薇和百合
开花繁衍。”

所以，我们可以把《离离原上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来读，从这部小说中可以了解到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和进步；更可以了解在这个时代里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小说中，通过对人物的性格描写和刻画，也解剖了他们的心理扭曲、性格弱点，这里面有趋炎附势，有争权夺利，有反目为仇，有出卖背叛，总之刻画出在如“文革”那样大浩劫来临的时候，人们各自的特殊的认知、反应和状况。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张志新”，而是努力在大风大雨中如何使自己生存下去。最原始的本能是生存，然后才有其它的追求和希望。这种情况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正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在世界发生巨大裂痕，人类文明面临重大洗劫的时候，各色人等在这种重大事件里的反应，最充分地展露出了人性的真实一面。在读《离离原上草》的时候，我总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这是一部真实地反映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小说，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因为真实，所以沉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很成功的。

文学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它提供的认识价值。通过读《离离原上草》，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精神状况等等都有许多了解，对它所描写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许多了解。这些我们都了解，有的是亲身经历的，有的也是耳熟能详。但是，通过读小说，在某些方面的认识可能更深刻了。之所以能够如此，我想首先是与彭先生自身的经历有关。彭先生就是书中描写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许多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有切身体验的、有切肤之痛的，而经过时间的沉淀，变成了理性的思考。所以，书中的故事、书中的人物，大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但是，这又不是自传，也不是自传体小说，而是一个经历了历史洗礼、饱经沧桑的文化老人在讲故事。故事中有自己，但融入到大故事的气氛中，也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真实的故事，哪个是小说家言、虚构的故事。我们读的就是小说，就是故事，读的是小说中反映的历史，读的是故事中展示的人生。如果谁“按图索骥”，做索引派，追求对应，那就不是读小说的态度，也是一种误解，从而降低了文学创作的品位，也降低了自己。

二

几年前，彭定安先生对我说到他的一个写小说的计划。不久，他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卷，并将打字后的稿子拿给我看。那时候我还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时间比较充裕，用了几天的工夫将第一卷仔细地读过。又过两年，彭先生的第二卷、第三卷相继完成，且装订成与正式出版物一般模样，洋洋百余万字，蔚为大观，令我大开眼界，

叹为观止。我在向许多朋友谈到彭先生写小说这件事的时候，首先赞叹的是他的“勇敢”和“自信”。在我看来，彭先生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乃至开始做计划，再乃至真的动笔干起来，都是一个十分勇敢的行为。何以说“勇敢”？因为这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百万巨著，谋篇布局、整体结构、故事发展、人物安排、性格刻画、形象描绘、语言锤炼，等等一切，其过程之繁复、工作之艰苦、所需时日之漫长，都是不难想象的，足以令人望而生畏。并且，彭先生已近耄耋之年，虽然身体健康，精神依然，但其工作量毕竟是一位老年人难以承担的。然而，令人深为感叹的是，彭先生竟然真的以勇敢者的姿态，说到做到，披挂上阵，虎威烈烈，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坚持数年，创作不辍，最后终于完成如此鸿篇巨制。这不仅令我想到曹操“老骥伏枥”的那首诗，更想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典故。

彭先生之所以如此“勇敢”，具有如此“勇气”，我以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自信。这首先是对于自己健康的自信，坚信自己的身体状况会给予自己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样宏大的工程。这更是来源于对自己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自信，源于对自己体力、精力、能力、心智以及想象力最充分的自信。因为文学创作，尤其是如此的长篇，是一项极为艰苦的事业，需要创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以自己的生命来滋养，以鲜血来灌溉。在这项事业中，创作者将把自己的生命与作品整个地融为一体，以作品作为自己生命的一种“存在”和一种“表达”。这是对自己最自信的一种“存在”和“表达”方式。自信的人是最有魅力的人。自信是人的最大的魅力所在。由于自信，就可以将自己的最大的生命能量充分地调动起来，因而表现出人格和人生的无尽魅力。

彭先生的“勇气”和自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动力，就是要实现一个梦想，实现他的“作家梦”。这是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魂牵梦绕的一个愿望。彭先生曾多年担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并曾在古体诗、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文学形式方面有创作实践。难道他还不是“作家”吗？彭先生的“作家梦”远远不是要一个“作家”的名称或职称，或者是拿出一些文学方面的作品，而是要以作家的视角、以文学的形式来“表达”。毋庸讳言的是，以上所说的彭先生的文学创作实践，成就并不突出、并不显赫，他主要还是以一位学者的身分而存在的。他在鲁迅研究、创作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等多方面，都有独到的成绩和建树，成就斐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主要还是在文学领域，特别是写过许多现当代文学的评论，而《创作心理学》一书，探讨了实现“作家梦”的现实的道路，是在这个领域的拓荒之作。他研究作家，评论作家，然而在他自己，“作家梦”一直在他心中涌动着，如果不实现这个梦想，他的人生似乎就不完整。

彭先生的“作家梦”，是要以文学的形式“表达”，用小说的语言“说话”。“表达”什么呢？要“说”什么呢？读过《离离原上草》之后，我了解了，在这部小说中，所“表达”的、所“说”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他通过人物的性格描述、事件的展开、场景的设计、对话和心理描写，都是要用形象思维的语言表达他对人生社会的理性思考。彭先生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有

自省意识，很有生命的自觉。从年轻的时代开始，总是对自己的生存、人生和使命不断地进行追问和思考。对于这一点，我在《文化后院的眷恋——彭定安学传》中已有比较多的论述。而这种追问和思考，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审视之后，经过理性的思考，再经过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存在的方式。这样，就把个人的生存体验、个人的自省和反思，变成了社会的、文化的、文明的财富，以个人的思考影响、启发或刺激别人的思考。或许，这应该是小说乃至其他一切文学作品的文化价值所在。自古以来，文学与哲学就是作为互相的补充而存在的。用理论的形式说不明白的，或者说得不满意的，就去写小说。所以，有许多哲学家，比如柏拉图、西塞罗，比如卢梭、伏尔泰、狄德罗，比如萨特，都有很著名很经典的文学作品问世。

以学者的身份写小说，除了作家本身的共同之点外，还会具有属于自己的特点。我上面说过，对文学的研究和评论，是彭先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领域，因而他在文学创作上有很多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看法，即使是在写作技巧上，也有一些成型的和独到的见解。然而，这样一位具有理论化系统化文学思想的专家，亲自操刀，进行小说创作的实践，会如何呢？《离离原上草》就是一个样本。从这个样本中我们会看到，虽然彭先生是第一次写作这样大规模的小说，但在谋篇布局、事件叙述、人物刻画等等写作技巧方面，都表现得十分娴熟，表达得也十分恰当。可以说，正是他的研究者的身份和经历，使他对小说这种文体的表达方法和样式烂熟于胸，应用起来得心应手。特别是他对现代派文学比较熟悉，并多有研究，使得小说在表达形式上，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作为主导外，还穿插了一些现代文学流派的表现手法。所以，单从小说的“写作”来看，《离离原上草》就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引人入胜，读来有味道，有一种美好的艺术感受。

不过，以我读小说的“经验”来看，文学创作是一个感性的活动，是一种在感性层面上的自由自觉的写作，信马由缰，昏天黑地，慷慨激昂，大悲大喜，等等。如果有过多的理性的和理论的因素介入，就会在作品中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刻意”的痕迹，比如刻意追求语言的华丽、场面的豪华、技法的出奇等等，我觉得《离离原上草》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作家和学者是两种不同的身份或角色。老话说，“干什么吆喝什么”。写小说的“学者”就要彻底转变身份，完全变成“作家”再写。可以说，彭先生在身份转变上是成功的，他确实是以“作家”的身份在写作。但是，那位“学者”彭定安却一直站在“作家”彭定安的身后，或“指手画脚”，或“密切注视”，总之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是一曲优美但也有些恼人的“背景音乐”。这是不是“问题”？倒也不是。我宁可说这是“学者小说”的特点。

“学者”彭定安在《离离原上草》的影响，还在于在小说的一些篇章中，间或有一些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议论和评论，这些议论或评论涉及到人生状况、社会状况、心理状况，总体上说都与情节有关，但又离开了情节的发展线索，好比是电影看到一半，停下来，说一说，然后再接着看。从内容上说，这些议论和评论，有些段落是很精彩

的，很深刻的，很机智的，很智慧的，很有启发价值的，表现出一位具有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文学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层思考。这些议论和评论或许也是这部小说的精彩或点睛之处。这种做法和彭先生的一个想法有关，就是有意写成一部“学者小说”——“学院派小说”，比如像昆德拉的作品那样。其实，在文学史上，这样的写作形式也是有的，并且也很受欢迎。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常常离开冉阿让的故事主线，用浓彩重笔去描写、叙述和议论更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令人感到波澜壮阔、心潮澎湃。这样的作品就有了更多的文化含量。对于《离离原上草》这部长篇中的某些篇章，也可以作如是观。

《离离原上草》写完了，出版了，实现了彭先生的“作家梦”。梦想是人生的最大心理动力，寻梦是人生最壮丽的旅程，而实现梦想则是人生最惬意、最幸福的感受。《论语·述而》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愿以彼“老彭”祝福此“老彭”，愿此“老彭”与彼“老彭”齐寿。我相信，这样，我们的这位老彭先生的“作家梦”还会再延续，因而还会不断有新作问世。

2007年6月2日

“枯”“荣”之间的梦想与追求	
——序彭定安《离离原上草》	001
根 子	
四君子赴考	001
第一章	
禾州世家	015
第二章	
湖上涟漪	031
第三章	
风雨觉园	057
第四章	
欧阳何处	097
第五章	
艰危岁月	113
第六章	
迎接那个伟大的日子吧	153
第七章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69
第八章	
雾满禾江	192
第九章	
激流澎湃	215
第十章	
南雁北飞	239

楔子 四君子赴考

20 世纪中季。

那是一个战乱方平又起的年月；那是一个世代即行交替的时期；那是光明与黑暗进行最后殊死搏斗的年代。

仿佛暴风雨来临之前，在令人不安的平静里，人们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命运。

当一声汽笛划破清晨之前的灰暗和寂寥之时，有四位江南学子在江边码头相聚。

他们一同去省城赶考。

这是学业考试，也是人生考试。或许，它将就此决定他们的终生。

然而，决定他们终生的，是否还有命运？

命运是什么？

在我们自己能够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它就已经大体上决定了我们。——一位 19 世纪的哲人曾经如是说。

他们十八岁。时间以这个时刻为分界线，有了新的、另外的意义。也从这一刻起，他们独立地走向人世，进行自己的人生，自觉地和不自觉地与命运抗争。

是命运主宰了他们的抗争，还是抗争主导了他们的命运？

江岸边的太阳升起之前，且让我们为他们祝福！

1

南国水乡早晨的江上，充满薄雾似的水气。那雾气在江面团团滚动，又弥漫开来，笼罩江水和两岸广袤的农田与村庄，形成海市蜃楼一般的幻景。

虽然仍是清晨，码头上送行的人显得比往日多了许多。原来，今天不是平常的日

子，今天有四位年轻的古城学子，要乘船远行。他们两男两女，举止大方，活泼又不失庄重。码头上的人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议。

那个个子高高、白皙脸盘的秀气青年，淡淡的笑容里隐含着抑郁和愁绪。而那位身材苗条的女子，秀美的脸上白里透着红晕，一缕缕长长的发丝，在晨风中飘洒，她虽然不断地笑着和周边的人交谈，妩媚之中却也透出柔丝般的惆怅。

另两位青年男女有所不同。那位团团脸、矮墩墩的青年，脸上流露着一点稚气混合着一点傲气，脸盘上挂着发自内心的欢乐，他甜蜜地笑着，一会儿同这个同学握手话别，一会儿又同那个亲戚笑谈，很快又蹦跳到别处去了。

而那个也是圆脸的少女，留着齐耳短发，甜美逼人，阴丹士林蓝布旗袍裹着她的绰约身材，透出诱人的气息。她多数时间和圆脸青年一起，时而把别人叫过来，时而被人叫过去，欢快地谈笑，十分活跃。

古城夏日的江边，渐渐退去薄薄的朝雾，消失了晨曦，迎来了辉煌的朝阳。

他们四人，皆出自禾州世家，但从小就随父母在外县市成长，自从抗战烽火兴起，他们又先后返回故里，成为同学好友。

那高个子秀气青年，姓欧阳，名叫独离，号幼鸿，这名字来自《离骚》，是他父亲在特殊心境中，赐给他的。那圆脸而略显矮墩的青年，姓上官名元亨，号黎箴，名号皆出自《易经》，即元、亨、利、贞是也，大吉大利上上卦，只是“利贞”二字，单另提出，既云“利”，又犯女性之“贞”，故易而为“黎箴”，意为黎民百姓之箴言志士。

那二位千金，稍显富态的美女子王姓，芳名月眉，以其眉似弯月娇媚而得名，无字无号，小名眉眉，亲朋学友，都昵称“妹妹”。剩下就是那苗条而清秀的谢姑娘，名字与清秀幽雅的南国修竹相连，名为竹韵，取“修竹之韵”之意。

众人谈叙话别的时候，人群后面艰难地挤进来一老一少两个女子。一个已经头发花白的老妇，手牵着一个梳着长黑辫子的女孩，快到欧阳独离身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欧阳独离惊喜地叫起来：“寄娘！你怎么来了！”老妇拉住青年的手，急急地说道：

“姆妈叫我告诉你，到了省城，就去见见熊司令，好让他照应。记住了啊？”

青年冷淡地回话，说：“我晓得！”

“崽！你莫要不上心，出门有人照应总是好些。他是承过你爹爹情，得过老爷好处的。姆妈跟我说过。”

“我晓得。”青年仍然冷冷地回应。但他发现寄娘在用拉起的衣襟擦眼泪，立即关切地说：“寄娘，你放心……”

老妇点点头，轻轻地念叨：“少爷没有自己出过门。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莫叫姆妈牵挂你！你一人在外，就靠自己啰。”

那边，大辫子少女走向上官元亨，交给他一个漂亮的印度白绸包袱皮包着的小包；他随便地接过去，问道：“这是什么！”小女子说：“香云纱褂子。太太说，热天穿着

凉快，不长痱子。”青年说：“在外头哪能穿什么香云纱！”女子说：“太太让带上。”“好吧，带上！”他朝斜后方点点头，说：“给木根，叫他放到我的网篮里去。”“好！”女子拎着小包跑到后面去了。

突然，在松散的人群包围圈外围，一个高八度的尖细的男声叫喊着。

“哎呀呀！哎呀呀！惭愧！惭愧！我迟到一步！迟到一步！惭愧呀！”

人群随着他的喊声，在他周围散开，让出了一条路。只见此人举着握起的双拳，连连作揖，边喊边迈着快步，向聚在一起的四个青年学生奔去。他三十多岁，个子不高，面孔白皙，西装革履，白色派力司西装配一领湛蓝的纺绸领带。四个年轻人，早就转过身来，齐齐地面向来人的方向，恭谨地微微点头致敬，口里喊着：

“尚老师！”

“哎呀，差一点就赶不上！”尚老师喘着气，还在急急地唠叨：“要是赶不上，那可真是终身憾事哪。啧、啧、啧！这个事，怎么能耽误；耽误了，那还了得！”

“有什么了不得的！”几个学生一起说。

“不，”尚先生说，“不能这么说。君等何人也？此去何方耶、何为耶？”作为国文教员，作为精通古文的先生，尚老师向来喜欢在言谈中，夹杂着使用古文言辞。“你等是吾乡少年四君子呀！四君子！”他转过身，对围在四周的送行人们接着说：“他们是我们禾州府府治五县出名的‘欧、上、王、谢’四大世家的子弟，各个家学渊远，书香绕身、满腹经纶！此一去，必然是金榜题名，荣披乡里呀！”

“那是！那是！……”众声附和。

“老辈子，禾州四君子，各个为乡里争光，如今少帮子又是四个秀才、四小君子，怕是要各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胜于蓝呀！”

“多谢尚老师的鼓励，”谢竹韵说，“我们一有好消息，头一个向尚老师报喜。”

王月眉说：“我侄女生说不大准，独离、元亨他们，定是高中头榜，那还有问题？”

“没问题！没有问题呀！”尚老师哈哈笑着说。

欧阳独离正要说什么，尚老师忽然一把拉住他的手，拽到一边，满怀深情地说：“你，你是我寄予厚望的咯！好自为之呀，老弟！”说完，眼光四边瞄了瞄，有些神秘地轻声说：

“你老哥，我的好同窗，在那边——”，他用手略略指指北边，又说：

“说是这个了，”他竖了一下大拇指，声音更低地说：“是中央委员呢！”

欧阳独离望着他敬重信任的老师，神情冷静而含糊地微微点点头，却没有说什么。

多言而又快语的先生又关切地问学生：“还是没有消息？联络了吗？南京那边能不能探听到什么音信？”

学生点头耳语似的回答老师：“我姆妈托在南京财政部做事的一个人，是爹爹的老朋友，转弯抹角向梅园，”他用拇指和食指叉开做了一个“八”字形，意思是“八路军”，说：“向他们的办事处打听过的，也没有什么准信。”

“你这回在外边就好打听了，你要好好用心打听呀，啊？”